

调侃、反讽、夸张与解构、或深沉忧郁或嬉皮笑脸、

貌似没正经的小说

理想被现实绑架，却拒绝解救；选择成为投机，这是病，

可你治吗？

千万别当真，这就是个故事



王
斌 著



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

SYNDROME



作家出版社

侃、反讽、戏谑与解构、或深沉忧郁或嬉皮笑脸、
似没正经的小说

想被现实绑架，却拒绝解救；选择成为投机，这是病，
但你治吗？

千万别当真，这就是个故事

KH

王斌著



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

ANDROMEDA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王斌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063-9211-2

I. ①斯…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4516号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作者: 王斌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1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11-2

定 价: 3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录

哦，女神呵女神 / 001

岳超峰与吴正大 / 073

吴正大与岳超峰 / 125

成功者与失败者 / 203

后记 / 241



哦，女神呵女神

在我们班的这拨同学中，有那么两位貌似不可理喻的奇葩人物——岳超峰是其中一位，而吴正大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各具特色，而又相辅相成，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怪诞时代颇具喜剧（或悲剧？）色彩的典型人物。

我之所以这么说，乃在于我们的这两位同学一以贯之的“特立独行”。

岳超峰言语不多，内敛而深沉，却酷爱玄奥费解的高深哲学，时常又颇能睿智地一针见血的人——我老觉得他更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或者说另一重时空中；而吴正大呢，他更像是一个丧心病狂的随心所欲者，一位动不动就会将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事物夸张到一定程度的人，一个总在生活中寻找“机遇”，但又总能神奇般地屡屡得手的人，当然，也是一位充满了滑稽感的无厘头式的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位热情而又偏执地追寻既定目标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类，多少令人感到迷惑的乖戾之人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大学同窗，住在同一间寝室里。

在此，我得先说说平时就像一疯痴似的酷爱读书的岳超峰，至于我们的那位吴正大同学，他将会自然而然地走进我的故事，无须事先张扬，更何况，他已然够张扬的了，还需我来专门地为他张扬吗？

彼时的岳超峰还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好像对发生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丝毫也不关心，不闻不问，没事时就一人傻傻地待着，闷头读各种书，尤其爱读哲学。这就让我们觉得他有点不可思议了。这不是有病吗，这年月谁还会没事找事地读什么晦涩难懂的哲学，它能帮你赚来钱吗？

赚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唯一主题，或曰真理。难道不是吗？

毕竟我们所学的专业是编导。招我们进来时，老师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说：学成之后，你们将有可能成为一名人人艳羡不已的电影编剧或导演，风光无限。

这让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欣喜若狂，感觉未来已然在向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幸福地招手微笑。对我们来说，生活的前景将变得格外地光辉灿烂，如花似锦。

“多么诱人的伟大职业啊！”这位脸长得像一被压扁的易拉罐，面色苍白，瘦骨嶙峋的老师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地说。

“你们喜欢电影吗？”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伸长了长颈鹿一般的细脖子，微笑地问。

“喜欢！”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就对了！”老师兴奋地击了一下双掌，欢呼般地说。

“为什么喜欢？”老师脸上的笑容突然地戛然而止了。

“因为喜欢。”吴正大同学及时地回答说。

“这是同义反复，”老师皱起了眉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告诫说，“好，继续。要说出你们喜欢的重点，因为……”

“有钱。”吴正大理直气壮地说。

“可以出名。”郑京阳怯生生地嘀咕了一声。

“还有机会肆无忌惮地泡妞。”

谁也未曾想到，向来沉默寡言而不引人注目的岳超峰，冷不丁地居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惊世骇俗之论。闻听此说，课堂上霎时间鸦雀无声了。站在黑板前的老师也惊呆了，大张着蛤蟆一般的嘴巴，犹如被一根鱼刺卡在了喉咙上噎住了。

静默了一会，这才传来我们全班同学的哄然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如同海上突然掀起的惊涛骇浪，卷起了千层浪花，争先恐后地拍向沉默的海岸。

只有岳超峰一人没笑。

他依然绷紧了一如往昔、难见表情的面孔，冷漠地看着由他引发的喧哗，显得有些茫然，那副神情仿佛在询问：嘿，我说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笑成这模样！

我们就是在那一天的课堂上，开始关注起这个人的。那时我们刚入校没几天。

二

“胡扯，全是没道理的一派胡言！”

有一天，岳超峰突然大光其火，一反常态地咆哮了起来，把我们同寝室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平时的他，只要一进宿舍，就立马像条蛇似的，蜷缩在他自己那个不起眼的床铺旮旯里，捧着一本大厚的书，认真地读起来，看得津津有味，仿佛就他一人置身在另一个神秘的时空中，以致我们这一屋子的人，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地忽略有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我说了，岳超峰看上去就是一个颇显落寞而又沉默寡言的人，脸上总是飘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忧郁和沉思，只有他的那对看上去犀

利而又睿智的眸子，在不时地闪烁着。

即使我们一屋人，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学校正在发生的某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或社会上正流行着的足以吸引我们眼球的八卦新闻，他也会显得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典型的一副慵懒清高的模样，只是端坐在床角里，就着从窗外射进的那点可怜巴巴的光线，眯缝着眼，读着他手中的那本心爱的大书，就好像这屋里别人都不存在了，就他一个人似的。我有时甚至会怀疑他精神上出了点什么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与我们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他以为他是谁！

有一天，趁他不在，我悄悄地溜到了他的床头，好奇地瞄了一眼整齐地码成一摞的书，让我着实大吃一惊，居然都是些什么黑格尔、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基坦等哲学大家的著作，除了这些看着书名就让人头大犯晕的哲学，床头的另一边，还码放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写的著作。我就纳了闷了，都啥时代了，还读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它能为你带来利益吗？能为你找到理想的工作吗？能解决你时时面临的生存问题吗？

我们没事时至多会上网读点网络小说消磨时光，虽然写得非常的不着调，纯粹胡编乱造，甚至胡说八道，但起码看着好玩呀，又穿越又玄幻的，感觉腾云驾雾地上天入地，这不蛮棒吗？而且这些被时代命名为“IP”的东西很多被改编成了电影，使得票房一片飘红，这就足以说明了这些不着四六的玩意儿是能换来票子的。你岳超峰看的那些很深的大书能为你换来钱吗？不能吧！

在我们这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有比钱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吗？

我敢说，没有，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得就像是真理本身。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这些俗人可从来不会去读那些没用的哲学。在我们看来，

岳超峰的此举应和了一句古老的名言——丧心病狂，没救了。

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可被各种课程、各种学校布置的必读之书给坑苦了，成天价儿地被大人和老师追在屁股后头逼着完成繁重的作业，还要不时地应付在我们看来极不靠谱的考试。

所以一旦考上了大学，我们的宗旨就是彻底地自由解放，除了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老师安排的作业，临到考试的头几天突击复习一下考题，我们的业余时间就是瞎玩、侃大山、吹各种牛皮，网上冲浪，我们优哉游哉地乐在其中而不知所以。

只有岳超峰与众不同。

在我看来，他基本上把各种哲学照死里读了，岂但如此，他还时不时地就手记下各类即时涌来的所思所想。他手持一只黄色的彩色笔在书上划满各种道道，意犹未尽时，还会在书页上用签字笔写下密密麻麻的眉批。

以致有一天，当他溜溜达达地奔了图书馆还书时，管理员对他的此一恶劣行径即时地表示了严重抗议。那天，他冷静地听着管理员们的训斥，脸上依然没有浮现丝毫表情。

“你们没听说毛主席读书时，就爱在书上画道道吗？”末了，他突然傻乎乎地冒出了这么一句。

管理员登时傻了眼。显然，她们没料到，岳超峰会把伟大领袖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看着管理员目瞪口呆的样子，岳超峰一成不变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

“你……你是从哪儿听说的？”管理员困惑地问。

“我们敬爱的老师就是一‘毛粉’，是他上课时告诉我们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岳超峰故作惊讶地反问。

“哦，知道那么一点，但是……”

“没有但是，只有肯定。我这是在向毛主席学习呢。”岳超峰谦恭地说，“他老人家怎么读书的，我也跟着怎么读，难道这也有什么问题吗？”说着，他的身子还微微下躬了一丁点儿，仿佛在向伟

大领袖毛主席的在天之灵鞠躬致意！

“可毛主席的书，是他老人家的私人藏书，你读的是学校图书馆的公共藏书，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管理员终于回过味儿来了，及时给予了回击。说时，她的脸上也浮现出几近与岳超峰一模一样的表情，差异仅在她是女性的得意表情，而岳超峰则是标准的男性表情。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毛主席的藏书是他私人的呢？”岳超峰慢悠悠地反问道，仿佛一时间不期然地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彼时的他，脸上的表情又一次悄然隐没了。

“在介绍毛主席日常生活的资料片中，我们伟大领袖的许多藏书，都是码在他的床头上的。”一位肥胖年龄稍大的图书管理员斩钉截铁地说。

“唔，是的，我也看过那个片子，上课时老师放给我们看的。”岳超峰肯定地点了点头，流露出一丝由衷的赞赏。

管理员们笑了。他们觉得终于战胜了这位善于诡辩的学生。

“可把书放在床头又能证明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岳超峰仿若茫然地问。

“证明了那些书，是毛主席的私人藏书。”一管理员先是一愣，后又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完，万分得意地扫视了一眼她的同事们。同事们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她们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回答更具真理的力量了。

这时，管理员们一致认为，眼前这位学生的脑袋瓜子一定出了点什么严重问题——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纯粹明知故问。

“哦，原来是这样。”岳超峰恍然大悟般嘀咕了一声，接着感叹道，“真好！”

“什么真好？”管理员们不约而同地齐声质问。

“按照你们的说法，凡放床头的书，都是属于私人拥有，对吗？”岳超峰谦虚地问。

“呃……可以这么说。”一管理员先是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很快就察觉出了仿佛哪有些不对了，“嗯，你什么个意思？”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些书，”岳超峰指着他还回的那一大摞书说，“也是放在我的床头的。”

“那能说明什么呢？”管理员还没及时地反应过来，不解地问。

“说明——按照你们的说法，或者说根据你们刚才的逻辑，这些书也是属于我个人的私人藏书。”岳超峰微笑地说。

“你胡说！”

“你这是狡辩。”

“你还回来的这些书上还印着我们图书馆的印章呢？”

管理员们终于愤怒了，大声地嚷嚷了起来。

“噢，原来是这样啊！”岳超峰感叹了一声。

“那还能怎样？”

管理员们的口气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在她们意识里，这位纯粹在胡搅蛮缠的学生终于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了，他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反击能力，等待他的只能是束手就擒。由此，她们表现出了与天斗与地斗的高度亢奋。

“不好意思，”岳超峰谦卑地说，“请问，你们诸位见过那些书……哦，毛主席的那些藏书里，一准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吗？”

“什么意思？”

管理员一个个张大了嘴，一时间谁都没能明白岳超峰又想说什么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们听说过这句名言吗？我们老师就经常用这句最高指示来教育我们。”岳超峰释然地笑了一下，轻声说。

“你究竟想说什么？”一管理员迷惑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从毛主席的这个英明伟大的逻辑出发，你们未经调查研究，就武断地认定毛主席的藏书没有图书馆的印章，这种违反最高指示的性质好像是很严重的。”岳超峰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时，脸上还莫名地飘过一丝羞怯。

那一天，图书管理员们被岳超峰说得几近崩溃。最后呢，岳超峰只缴纳了很少的一点儿罚款，便将这些书如愿以偿地据为己有了。

自从这一妙着管用之后，岳超峰就开始了他几近疯狂的如法炮制，只要是他就从图书馆借来的垂涎欲滴的书，他便会没完没了地在书页上发疯似地画道道，写眉批。一旦如此做下之后，接下来，他会不容置疑地盖上他的私人图章。在他看来，只要一本书，宛若伟大领袖那般认真地读过、画过，而且注入过个人的亲笔眉注，并归置在自己的床头，那么这本书，理所当然地便隶属于他私人所有了。

三

所以，就岳超峰这么一位看起来蔫儿了吧唧的性格，有一天，突然一反常态地发飙：“胡扯，全是没道理的一派胡言！”的确会把我们这一屋人给小惊一下。

彼时的我们，正在嬉皮笑脸地谈论着娱乐界的各类八卦新闻，其中最让我们近期热衷的，是某位名声大噪的男明星与另一位光彩靓丽的女明星间闹出的桃色绯闻。每当出现此类的花边新闻时，我们都会觉得可以借此痛快淋漓地享受一把精神大餐了。

我们这彪人，是一群跃跃欲试地奔向娱乐圈的未来“接班人”，我们用这种浪漫的期待和想象来为自己画饼充饥，但目下，我们苦哈哈的身无分文，娱乐圈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我们又何尝不知它的可望而不可即呢？我们知道，但我们谁都无法了断

这份无限美妙的光辉梦想。虽然我们这所大学并非是正规的电影学院，只是一所不起眼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设了影视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师哥哥师姐姐们毕业后大多工作无着，更甭说荣耀地跻身于神话般的影视圈了，就连一小小的地方电视台都瞧不上咱这一路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它阻挡不了我们可以在想象中尽情地去向往那个未来的美好前景，说不定我们中间有谁突然有天走了狗屎运，一不留神混进了影视圈呢。在这个怪力乱神的时代，的确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性，而混进影视圈就是这种可能性之一。

难道不是吗？

所以我们这拨人特别关心影视圈的八卦新闻，感觉中，就好像这是我们自己的圈里发生的事一般，如同我们在议论着我们认识的圈内的某个熟悉的人物，这的确显得格外可笑，但我们又确实如此，我们乐此不疲地在各大网站玩命搜寻这些八卦，用八卦来填充我们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这亦让我们这拨人由此而感到了充实和快乐。

那天，我们就是这么议论来着，我们一个个瞬间变成了密探，从有限的八卦新闻中凭借着我们猎犬般格外灵敏的嗅觉，捕捉着在八卦中未曾被道及各种隐秘的细节，这些被揣测的细枝末节我们走的自然都是带“色”的“下三路”，若非如此，我们精神上的兴奋点，就无法被充分而有效地调动起来。

我们的校园生活太单调乏味了，这是我们在课堂与功课之外，仅有的那么点不大不小足以让我们的神经高度刺激的业余生活，我们个个都觉得，若没了这些明星八卦来填充我们无聊透顶的校园生活，生活将会显得多么的了无生趣。好在有了它们——时不时会从互联网上涌现出的各种八卦，让我们可以在瞬息之间不约而同地找到共同语言，共同兴趣，以及共同的话题。

哦，生活仅仅在这一时刻，开始呈现出它平时难得一见的斑斓色彩，除了这些八卦新闻，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我们这些人的关注和谈论吗？

好像没有了。

课堂上，老师喋喋不休讲的那些内容，我们一个个实在不敢恭维，我们自觉那点儿电影知识，上书店随便找本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电影类书籍，都能将它一网打尽，还要他来告诉我们吗？

大学一年级时，我们还会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听上几句，那是因为我们还天真幼稚，不敢太炸刺了。可一旦进入二年级了，我们个个都快混成老油条了。我们私下盼着的，不再是聆听老师们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了，而是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去实现他曾许诺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跻身于被耀眼的光环所笼罩的影视圈。当然，我们很快发现老师在忽悠我们了，为当时还涉世未深的我们画饼充饥，由此而来的失望和愤怒便可想而知了。

一切都是遥不可及的，几无实现的可能，就连老师自己，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电影哪怕电视剧中担任过导演或编剧，那么，他所津津乐道的那点所谓的电影理论不都是扯淡吗？

这是我们这拨人到了大学二年级时才觉悟过来的。此前，我们还真是傻不拉叽地相信了老师，相信了他为我们所许诺的那个冠冕堂皇的未来。

未来从来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我们需要虚幻之梦吗？我们需要的是梦想成真。

当失望接踵而至时，听课对我们来说就是应付了，我们在学校的奋斗目标变成了为了最后的毕业证。至于毕业后我们还能干嘛，那就听天由命吧，交给命运来裁决，谁让我们没本事，考进了这么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专业——毕竟它不是正规的电影学院呵！

所以，在那么一个天蒙蒙亮的凌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我们宿舍里的一位善于起早的同学，突然发出了一声惊

天动地的大叫，把我们全吓醒了，误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塌地陷的灾难——比如地震了。

这位发出恐怖大叫的人，就是吴正大。

我们从梦中吓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懵懂中，只见那哥们儿正在屋里搓着双手，兴奋地来回踱着方步，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宛若念咒。

“你疯了！”郑京阳怒声抗议道。

“重大新闻。”这位早起的吴正大，一头扑向了发出怒吼的郑京阳床边，附在他的耳边尖声地说。

“什么重大新闻？”我们所有的人顿然一个激灵，从床上不约而同地蹦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追问。

四

吴正大有幸睡在了一下铺，他的上铺，则睡着我所说的那位睿智而寡言的岳超峰。吴正大有一大无人可及的本事，那便是一旦进入深度睡眠，呼噜之声便波涛汹涌，山呼海啸。我们入住的最初，都被他的鼾声大作搅扰得无法入眠，以致齐声抗议。

“我打呼了？有吗？你说你说，我有吗？”

第二天起床后，听到了众人的怒声谴责，吴正大瞪大了一双迷惘而又无辜的眼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们，似乎事关这么一个足以影响全体同学睡眠的重大事件，他唯在我们愤怒的言辞中才能找到最终答案。

他很快就陷入了貌似极端痛苦的思考中，起码他浮现出的神情在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问题。”吴正大说，揉了揉他惺忪的睡眼，起身向每一位同室的同学鞠躬致歉。

轮到走到岳超峰所在的床位时，吴正大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他又一次见到了他早已熟悉的，悬浮在他床前的那双赤裸裸的双脚，此刻正荡秋千似的在他的眼前摇来晃去，显得悠然自得。他先是用鼻翼向前凑了凑，很快，流露出一副扭捏羞怯的微笑。

就在这时，岳超峰从书中抬起了脸来，纳闷地望向他。

吴正大也望着他。

他们彼此沉默地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就在这时，我们一屋人仿佛听到了吴正大轻轻地发出的一声欢呼：“没味儿”，然后向岳超峰亦深深地鞠了一躬。

岳超峰嘴角不经意地划过了一缕轻蔑的浅笑，好像很是不以为然，接着又低下了头，继续看他手中的那本大书了。

“这个问题我会认真反思的。”吴正大真诚地说，眼中噙满了忏悔的泪光。

如此一来，我们似乎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没法说了，人家吴正大都向我们真诚致歉了，就差没泪流满面了，我们的那点儿可怜的恻隐之心亦被他的泪光充分唤醒，为此，我们相信了他的所谓的“深刻反思”。我们当时一致认为，经过这次的沉重反思，吴正大一定会痛改前非，不再打呼了，这个问题根本不用再抱有任何怀疑，吴正大眼睛里饱含的忏悔的泪水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就在当天晚上，吴正大的呼噜之声再次山摇地动地响起了，而且声震如雷的频率，远超他以往的记录。

从那以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抗议，竟然不约而同地将吴正大震天动地的鼾声，当成了一种每晚必至的催眠曲，我们伴随着由高频低频混合而成的不同“乐章”，进入我们自己甜美的梦乡。

在吴正大的鼾声大作中进入酣梦，对于我们一屋人已然渐成习惯，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地集体失眠——除了吴正大一人。

那是我们进入大学后面面临的第一次期末考试，那位戴着深度眼镜，狭长的瘦脸像被压扁的易拉罐的陈老师，向我们庄严宣告他要考考我们的政治觉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他那藏在镜片背后的眼睛精光四射，他慷慨陈词地说，“我们在天之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一真理的最伟大的继承者。”说着，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注意，没有之二。所以，只有掌握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你们有信心吗？”

“有！”我们的内心激情，也被老师给充分地煽动起来了，一个个变得分外亢奋。

“好极了！”陈老师在高度激昂之中又击了一下巴掌，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每当他处在亢奋状态中，都会下意识地击打一下自己的手掌，以示激励。但这是在激励他自己呢，还是在激励我们？我们就搞不太清了。总之，他猛地拍了一下巴掌，然后随手重重地一拳捶在了讲台桌，那一声巨大的声响把我们登时吓得一哆嗦。我们一惊之下齐刷刷地看向陈老师，忍不住地扑哧一声笑出了声。

我们可怜的陈老师，正在为他的过分激动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显然，刚才他的一个不小心，激动之下猛烈捶打桌面的手，被他自己给擂疼了，他顿时龇牙咧嘴地双脚一蹦蹿将起来；再然后，在我们的一片惊呼声中，他像阵旋风般地溜烟从我们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过道里跑了过去，嘴里还不停地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哎哟、哎哟，我的妈耶！”他腰身强烈下躬，受到重创的右手悬置地半举着，在空中哀号般地抖动着。

笑浪之声，正是在这时此起彼伏地嘹亮响起，我们前仰后合地笑成一片，根本无法抑制，因为在这一时刻，我们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陈老师因了他自己的行为，正在经受着疼痛的煎熬。

可怜的眼镜陈（我们背地里就这么称呼他的）围着课堂足足跑